

## 穆斯林兄弟会

## “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发展趋势\*

杨 恕 宛 程

**摘 要:** “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穆兄会的发展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是穆斯林兄弟会得以合法建党,体现了其强势发展的一面;二是穆斯林兄弟会青年一代的自由派从其母体中分离。本文通过考察穆斯林兄弟会在本次埃及革命后的新动向,研究其政治发展的各种因素和模式,并分析其发展趋势。

**关键词:** 埃及穆兄会;阿拉伯变局;“一·二五革命”;自由与公正党

**作者简介:** 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甘肃 兰州 730000);

宛程,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2010 级硕士生(甘肃 兰州 730000)。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2) 01-0022-15 **中图分类号:** D829.14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YJCGJW022)的阶段性成果。

2011年1月25日,埃及受邻国突尼斯的影响,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骚乱,仅仅历时18天,统治埃及30余载的穆巴拉克就被迫下台。在“一·二五革命”过程中,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参与了和其他反对派一同与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的谈判,并提出了“穆巴拉克立即下台、解散议会、成立民族联合的过渡政府、终结30年的紧急状态法”等要求。因其提出的上述要求,穆兄会也被西方媒体称作埃及要价最高、最难对付的反对派。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各方政治势力经过重组后,政局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埃及各方势力中,穆兄会的发展无疑引人注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在穆巴拉克时期已成为埃及最大的政治反对派。穆兄会利用后穆巴拉克时期政治环境中的有利条件,不断壮大自身势力,并且成立了合法政党,体现了其强势发展的一面。然而,穆兄会中青年一代的自由派与老一代保守派分歧的扩大也使穆兄会发生了新的分裂。本文通过考察穆兄会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新动向,研究其

政治发展中的各种因素和模式，并分析穆兄会的发展趋势。

## 一、后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新动向

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政权。埃及各种政治势力经过重新分化和整合后，政局呈现出新的面貌。穆兄会在经历了“一·二五”革命后，出现以下新的动向：一是穆兄会终于得以成立自己的政党——自由与公正党；二是穆兄会内部产生了分歧，出现了分裂。

1.自由与公正党的成立及其合法化。后穆巴拉克时代，穆兄会取得的最大政治成果无疑是其政党——自由与公正党的合法成立。自1954年穆兄会被纳赛尔作为非法组织禁止后，穆兄会在政治领域的活动都是半合法或非合法的，而穆兄会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其与政府的关系，穆兄会在共和时期近六十年发展中跟政府的关系时好时坏，极不稳定。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府虽然允许穆兄会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公开活动，但毕竟有其限度：当穆兄会的势力让当权者感到威胁时，当权者会严厉打压穆兄会，政府在与穆兄会的关系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在穆兄会成立政党的问题上，政府毫无余地予以否定。因此，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成立自己的合法政党成为穆兄会政治参与的最迫切诉求。

1971年埃及颁布永久宪法，规定实行多党制使穆兄会认识到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此时穆兄会对政党的态度与其创始人班纳认为政党意味着分裂、是西方用来分裂穆斯林的这一态度截然不同，而是积极准备同政府协商建立合法政党。1977年，时任总训导师的欧麦尔·泰勒莫萨尼就援引1976年政党法称纳赛尔的自由集会党违反宪法，因此1954年禁止穆兄会活动以及组建政党是违法的，并向政府提出上诉，但无果而终。<sup>①</sup>萨达特总统一一直以穆兄会建党会损害科普特基督徒的利益以及影响西方对埃及投资为由，对穆兄会建党予以否定。<sup>②</sup>泰勒莫萨尼为了合法建党拒绝了萨达特提出的把穆兄会登记为慈善组织的建议，并谢绝了萨达特让其任咨询委员会任职的邀请。穆巴拉克虽然允许穆兄会以半合法身份参加议会选举，但始终禁止穆兄会成为合法政党。在穆兄会相继于2000年和2005年成为议会中反对派后，埃及政府2006年12月

<sup>①</sup> Hesham al-Awadi, *In Pursuit of Legitimacy: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Mubarak, 1982-2000*,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4, p.38.

<sup>②</sup> Abd ai-Monein Said Aiy, Manfred W. Wenner, Modern Islamic Reform Movement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Contemporary Egypt, *Middle East Journal*, Vol.36, No.3, 1982, p.355.

提出并于 2007 年 3 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在宗教基础上成立政党。

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为穆兄会成立政党提供了新的政治环境，穆兄会随即把成立合法政党重新提上日程。2011 年 2 月 15 日，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的第四天，穆兄会发言人埃萨姆·埃里安就暗示穆兄会将要成立政党。<sup>①</sup>2 月 21 日，穆兄会的总训导师穆罕默德·巴迪耶在媒体见面会上确认了穆兄会将要成立其政党——自由与公正党。同时，他坚决表示不会反对妇女或科普特人入党，但也不支持提名他们担任政党的最高领袖。随后，穆兄会执行局的成员，穆兄会前议会领袖萨德·卡塔特尼被任命为政党领袖。4 月 30 日，自由与公正党正式成立，其主席为穆罕默德·穆萨，副主席为埃萨姆·埃里安，两人都来自穆兄会最高训导委员会和执行局，总书记为萨德·卡塔特尼。5 月 18 日，该党向埃及政党事务委员会提交了成立政党的法律文件，并在媒体见面会上宣布了该党的另一名副主席为科普特知识界人士拉菲克·哈比卜。6 月 6 日，自由与公正党通过审核，被承认为合法政党。<sup>②</sup>

自由与公正党被承认为合法政党后，立即释放出较大的政治能量。6 月 13 日，自由与公正党和华夫脱党在穆兄会的开罗新总部举行会晤，两党表示将在议会选举中联合竞选。15 日，包括自由与公正党、华夫脱党以及 14 日被授予合法地位的赛来非耶主义政党光明党以及其他政党在内的 26 个政党组成“为埃及联合”，准备在制定法律和选举中进行合作。虽然穆兄会多次声称不追求成为议会中多数党，也不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但种种迹象表明，穆兄会追求的是在将来的联合政党中发挥主导作用，这种判断很快就从该党副主席埃里安那里得到证实。他在 6 月 29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由与公正党的目标就是通过政治联合赢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然后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sup>③</sup>。

自由与公正党成立后，该党与穆兄会的关系遂成为考察穆兄会政治发展趋势的焦点。被任命为该党领袖的第二天，卡塔特尼就称该党是独立于穆兄会的，但又强调该党不会替代穆兄会，并且会采纳穆兄会的思想。7 月 10 日，该党主席穆萨在会见土耳其学者时，进一步解释了该党

---

① MB Will Apply to Become Party When Time Is Right, Ikhwan Web, February 15,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023>.

② Egypt Declares Muslim Brotherhood Legal VOA News, <http://www.voanews.com/english/ews/africa/Egypt-Declares-Muslim-Brotherhood-Legal-123351678.html>.

③ Sami Magdi, El-Erian to Masrawi: The Brotherhood Would Oppose the Army if It Adopts the Notion of “Constitution First”,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773>.

与穆兄会的关系，称该党代表穆兄会的政治领域，穆兄会将继续关注社会和宗教事务，并称该党与穆兄会将就当前政治领域中的事物加强合作，但强调该党在政治生活中是独立的，会自主决定其政策。<sup>①</sup>

虽然宣布并非隶属于穆兄会，但自由与公正党仍是略带多元色彩的宗教政党。该党的政治纲领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之上，确立了沙里亚的原则为立法的主要渊源，舒拉制为民主的核心等主要原则。以上两点成为该党政治纲领的首要原则，显示了该党的宗教性。该党的政治纲领中还包括其他非宗教性内容，例如对埃及进行政治和宪政改革以及不分宗教、性别和民族赋予所有埃及公民自由、公正和平等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该党的政治纲领中还包括经济内容，将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旅游业将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等，这些非宗教内容写入该党政治纲领中，体现了该党的多元色彩。此外，该党创始党员中部分人并非来自穆兄会，该党还允许妇女和科普特人入党，现有 900 多名妇女党员和 93 名科普特人党员。<sup>②</sup>

无论如何，该党的成立将会为穆兄会政治参与提供更为便利的工具，其发展将会成为考察穆兄会政治发展趋势的重要参照。此外，鉴于穆兄会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历来对成立政党态度不一，自由与公正党的成立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穆兄会内部的关系，促进其进一步演化，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2. 穆兄会内部新的分裂。目前，在穆兄会影响力不断增大的同时，其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其自由派代表、第二代活跃的社会活动者、长期担任埃及医生协会总书记的阿布尔·法塔赫宣布参加竞选埃及总统后，立即遭到了穆兄会的驱逐。随后几天，以伊斯拉姆·洛特菲、穆罕默德·卡萨斯、穆罕默德·阿巴斯为首的青年领袖宣布退出穆兄会，并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今日埃及党，该党宣布不在沙里亚法的框架下追求民主自由等价值<sup>③</sup>，标志着穆兄会的分裂。

穆兄会年轻一代的分裂倾向在埃及政权更迭前就已显露出来。在“倒穆运动”的第一天，穆兄会的年轻一代就出现在埃及的街头，并对老一代的犹豫不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后，年轻一代马上就表达了自身对穆兄会体制的不满，并威胁要在 3 月 17 日推翻

---

① Morsi Disusses FJP Structure With Turkish Academics. June 10,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808>.

② FJP Announces Names of Party's Co-Founders, May 29,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609>.

③ In Egypt, Youth Wing Breaks From Muslim Brotherhood,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1.

穆兄会的总训导局和舒拉委员会，要求在穆兄会内部进行民主化改革，在新机构成立前成立一个过渡委员会来管理穆兄会的事物。事后，总训导师巴迪耶和副总训导师海拉特·谢特尔会见了青年代表，了解了他们的要求。几天以后，组织起这次抗议的穆兄会青年领袖卡麦勒·法拉格否认了要推翻穆兄会最高领袖的企图，称只是在试图促进穆兄会领袖在新环境下就改革问题与年轻人进行交流和对话。<sup>①</sup>年轻一代对穆兄会的不满情绪在随后几个月中稍有平息，但穆兄会禁止其成员竞选总统以及把法塔赫驱逐出穆兄会很快激化了矛盾，造成穆兄会的分裂。

穆兄会的这次分裂表面上是年轻一代与穆兄会的分裂，但实质却是穆兄会自由派中较为世俗化的一部分与其组织的分裂。穆兄会中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与穆兄会老一辈更强调建立在沙里亚基础上的民主自由观念不同，更看重制度运作过程中体现出的自由民主，他们看不惯穆兄会内部最高领袖以及训导局和舒拉委员会运作上的不民主，要求对穆兄会进行体制改革。这些年轻人的诉求与第二代自由派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诉求实质上并无差别，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自由倾向的形成也受第二代自由派影响很深，因此这次分裂出去的穆兄会年轻人也属于穆兄会中的自由派。作为活跃在社会最前沿的穆兄会第二代领导人，法塔赫作为自由派与穆兄会的老一代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差异。例如他不赞成妇女披戴面纱，对穆兄会内部的不民主也持批评态度。其他穆兄会第二代的自由派领导人，一般也都活动在社会的最前沿，大量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也让他们在政治参与的态度上比穆兄会老一代保守者更为务实，也更为世俗化。1996 年，属于穆兄会第二代自由派的工程师阿卜杜·马迪、萨利赫—阿卜杜·卡里姆以及律师伊斯拉姆·苏尔坦等人就不顾穆兄会的反对建立中心党，并宣布愿以土耳其、约旦、马来西亚等国合法伊斯兰政党为模式。在中心党遭到穆兄会否定后，法塔赫虽没有离开穆兄会，但仍不顾穆兄会领袖发出的驱逐威胁支持中心党的建立。<sup>②</sup>而穆兄会青年一代的自由派在世俗化上则走得更远，他们建立的政党放弃了宗教性，成为彻底的世俗化政党。由于第二代自由派尤其是法塔赫在穆兄会年轻人中有很影响，因此，当法塔赫不顾穆兄会总训导局的反对宣布参与总统竞选遭到驱逐后，穆兄会青年一代中的自由派就马上宣布退出穆兄会，其行动在实质上是自由思想在穆兄会内部延续的反映，

---

① The Global Muslim Brotherhood Daily Report,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Youth Deny Split, March 30, 2011, <http://globalmbreport.org/?p=4143>.

② David Kirkpatrick, Egypt Elections Expose Divisions in Muslim Brotherhood,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 2011.

也是穆兄会不断世俗化的一个缩影。

穆兄会新的分裂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政治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这次分裂不会对穆兄会今后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原因如下：一是穆兄会在历经 83 年的历程中经过了数次的分裂，无论是在宪政时期其分裂出去的武装组织“穆罕默德的青年”和“秘密命令”<sup>①</sup>，以及纳赛尔统治时期受库特卜影响分裂出去的更具暴力倾向、更为激进的赎罪与迁徙组织，还是九十年代中期，不顾穆兄会反对成立的中心党，都没有影响穆兄会主流派的发展壮大；二是这次分裂出去的只是少数青年领袖，其人数之少并不会阻碍穆兄会母体继续活动，况且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反对穆兄会的价值观，在穆兄会年轻一代自由派扬言要在穆兄会内部“革命”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年轻的穆兄会成员在他们脸谱网页上发起了与之相对应的抗议运动，宣布坚决拥护穆兄会的现任领袖；<sup>②</sup>三是穆兄会的影响力在其发生分裂时并未衰落，而是不断增加。穆兄会开始在自身的选举利益上敢于对军人政权说不，和穆兄会结盟参加下届议会选举的政党目前已经增加至 34 个，美国也准备同穆兄会正式接触，这些都表明穆兄会势力的增强并未受到内部分裂太多影响。

## 二、影响穆斯林兄弟会政治发展的因素

穆兄会在经历宪政时期几十年的政治压抑后，在目前成为具有合法身份的、平等地位的政治参与者，其合法政党的成立，将使其政治参与模式发生决定性的变化。穆兄会的影响力在目前呈现出强势发展趋势，埃及民众的伊斯兰教归属感在其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穆兄会的政治发展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这主要来自国内的军人势力和国际环境中的美国因素。

### 1. 穆兄会政治发展的有利因素。

伊斯兰宗教性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穆兄会自其成立之初就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其成立之初的口号是：“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使者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虽然在 1987 年的选举中，穆兄会删除了其

---

① Jeffrey R. Halverson, *Theology and Creed in Sunni Islam: Kulam, Islamism, and The Postulates of Political Sunnism*,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8, pp.134-135.

② The Global Muslim Brotherhood Daily Report, Yonng Members of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Call For 'Revolution' Within the Movement, March 9,2011, <http://globalmbreport.org/?p=4068>.

口号中的后两句，加上了“投票给安拉，投票给穆兄会”<sup>①</sup>，使其圣战色彩弱化，但更凸出伊斯兰教的认同感。穆兄会的目标也一直是通过社会的不断伊斯兰化来将埃及改造成伊斯兰信仰的国家，穆兄会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呈现出更温和的面貌，但其要求以沙里亚立法的宗教色彩极为浓厚的政治诉求一直未变。自由与公正党也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仍然坚持沙里亚为主要立法原则。

虽然埃及当局屡屡以穆兄会的宗教因素为由对其进行压制，但毕竟伊斯兰因素已经内化到埃及主体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成为穆斯林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来源，因此成为埃及社会中判断人们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价值标准。就连世俗化的统治者也需要假伊斯兰教之名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纳赛尔就以伊斯兰教来为其阿拉伯社会主义辩护，他大力发展官方伊斯兰教，并通过控制爱资哈尔大学的宗教学者来解释阿拉伯社会主义，例如爱资哈尔大学宗教学者马赫穆德·沙尔图特就认为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sup>②</sup>萨达特不仅在其 1971 年永久宪法中规定沙里亚法是主要立法渊源，更以“信士总统”自居，强调以“科学和信仰”立国。穆巴拉克也把伊斯兰教作为强化其合法统治的工具，不仅依此打击极端的伊斯兰武装分子，而且通过放宽民间的宗教活动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穆巴拉克时期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自由化改革和民间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伊斯兰化是平行进行的。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私人清真寺、社会服务组织和伊斯兰盈利机构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就埃及的私人清真寺而言，据统计，到 1993 年，埃及的 17 万个清真寺中只有 3 万个归政府管理。<sup>③</sup>穆巴拉克时代 4000 个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无论财政上还是运营上都要优于其他非政府组织。目前，埃及民众已经成为世界上信仰最为虔诚的国民。在盖洛普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中，98%的埃及人认为宗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70%的男性和 62%女性认为沙里亚应该成为唯一立法来源。<sup>④</sup>埃及主体民族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感，为穆兄会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宗教文化基础和社会支持。

---

① 哈全安：《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演变》，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第 140 页。

② 刘中民、薄国旗：《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宁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第 76 页。

③ Carrie Rosefsky Wickham, *Mobilizing Islam, Religion,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98.

④ 约翰·L.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格海德：《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正想法》，曼琼英、王宇洁、李维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8 页。

宗教认同在革命后为穆兄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2011年3月19日，埃及举行的全民公投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正体现了埃及民众对宗教的高度认同感。这次公投就宪法中的总统任期、总统候选人资格等九项条款的宪法修正案做出全民表决，超过1400万埃及选民参与投票，以77.2%的支持率通过了这次宪法修案。需要说明的是，穆兄会因这次宪法修正案符合其选举利益，是这次修正案的大力支持者，它对修正案的态度也与除了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以外的其他政治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次公投中，伊斯兰积极分子向投票者发放传单称如果投反对票将使埃及成为没有信仰的国家，在选民中造成很大影响，是导致选民投赞成票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①</sup>由此可见，民众虽然不是穆兄会的直接支持者，但在事关国家命运的重要抉择上，通过伊斯兰这一宗教文化纽带，穆兄会可以更为有效地动员和利用民众，获得他们的支持。在7月7日卫星电视台做的关于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将会投票给谁的民意调查中，有4373票（46%）投给自由与公正党；2566票（27%）投给赛来非耶主义的光明党；582票（6%）投给九十年代中期从穆兄会中分裂出去的中心党。<sup>②</sup>这三个有宗教背景的政党在民调中占据前三位也说明了埃及民众对宗教的高度认同感，这无疑将成为穆兄会在未来政治发展中的有利因素。

## 2. 穆兄会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先是军方因素。埃及军队历来在埃及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成为影响穆兄会政治发展的主要国内因素。埃及军工产业不仅生产汽车、火炮，还生产植物油、面包、牛奶等生活用品。不仅如此，埃及军队还能解决大量的社会剩余劳动力。据某些军事专家估计，埃及军队训练着埃及12%的男性青年，其军工企业可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sup>③</sup>且埃及的军队收入不薄，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军队中的收入要高于在地方工作2~3倍，因此，军队也成为城市草根阶层以及广大农村青年的向往之地。

埃及军队的中立甚至成为“一·二五革命”取得成功的保障。在埃及人民涌向自由广场进行游行示威的过程中，穆巴拉克不仅关闭了网络，还派遣安全部队前去镇压，安全部队在镇压示威群众时造成群众伤亡成为整个革命的转折点。随后，埃及军方取代安全部队介入骚乱，但军队

---

① Andre Bruce, *Islamist Group Is Rising Force in A New Egyp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11.

② IkhwanWeb .Poll Reveals 46% of Voters Chose FJP i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June13,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798>.

③ Jeremy M.Sharp, *Egypt: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February 11, 2011, p.22.



表示中立并拒绝镇压示威群众，使得革命得以顺利进行，最终迫使穆巴拉克下台。埃及军队在埃及百姓中的口碑历来不坏，当埃及军方坦克驶入自由广场时，百姓欢呼雀跃，有的年轻示威者甚至向坦克上的士兵献花以示欢迎。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掌握了埃及政权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与穆兄会就展开了政治博弈。虽然军政权释放了被穆巴拉克关押的穆兄会领导人，解冻了其资产，允许穆兄会领导人自由出入境，甚至允许其成立合法政党，但军人政权也不断表态希望发挥土耳其军队在社会中民主监护者的作用，保卫埃及政权的世俗性，甚至希望把其地位写入宪法。到目前为止，虽然埃及的游行示威仍在继续，但依然掌控在军方手中，穆兄会虽然在未来选举中采取完全政党模式还是一半政党、一半独立候选人模式等问题上同军方存在较大分歧，但它在表示对军方的不满时只限于“就事论事”，而不愿把问题扩大化。而且穆兄会在每次民众示威游行表达不满时都呼吁埃及民众保持克制，要团结在军人政权下，称只有在军政权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埃及向民主制度的平稳过渡。<sup>①</sup>军方在7月27日也指出，不应把穆兄会当作威胁，并称穆兄会应享有其他埃及公民应有的权力。然而，在临近选举之时，穆兄会与军方的矛盾却愈发突出，包括穆兄会自由与公正党在内的“为埃及联盟”强烈反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提议的宪法中的基本原则以及其准备发布的宪法声明。在宪法原则分歧的背后则是穆兄会与军方对未来埃及的权力角力。由此不难看出，即便穆兄会上台掌权，它未来的政治发展也离不开与军方的政治博弈。

其次是美国因素。穆兄会在政治发展中面临的另一大制约因素是美国，因为穆兄会的反犹立场坚定。历史上，不论遇到多么复杂的宗教和民族矛盾，穆兄会强烈的反犹立场一直未变。穆兄会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就同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一同赴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作战，在萨达特时期，也正是穆兄会强烈反对萨达特同以色列媾和的政策直接导致了萨达特发动“秋天的狂怒”镇压了穆兄会。<sup>②</sup>穆巴拉克时期，随着穆兄会在议会中成为最大反对派以及其势力渗透到职业协会中，穆兄会更为公开地反对政府的对以政策，并抵制马德里和会，称埃及政府应承担将土地和清真寺被犹太人占领的罪过。<sup>③</sup>同时，穆兄会历来同哈马斯过从甚密，《哈马斯宪章》第二条更是列明了“哈马斯是穆兄会的下属分支机

---

① IkhwanWeb. MB Chairman Urges Egypt to Unite Behind SCAF, July 13,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827>.

② Gills Kepel, *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 New York: I.B. Tauris, 2002, p. 103.

③ Joel Campagna, From Accommodation to Confrontatio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Mubarak Yea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Vol. 150, No. 1, p. 287.

构”<sup>①</sup>。所以，穆兄会势力的壮大不会不引起美国的注意。当埃及出现骚乱后，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像穆兄会这样的伊斯兰组织利用骚乱趁机坐大。2月4日，当穆兄会统一内部对处理穆巴拉克的意见，并加入到其他反对派同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的谈判中时，奥巴马政府一改其要求埃及立即实现变革的立场，呼吁埃及各方必须就改革的细节进行磋商。<sup>②</sup>

美国不仅有限制穆兄会的理由，还有限制穆兄会的能力。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尤其是萨达特总统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后，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声誉不断下降，但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构建的战略网的核心一环，埃及二十几年来保持着同以色列的冷和平，维护了中东地区的稳定，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着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因此，自1979年以来，埃及军方一直是美国对外援助中的对象。到目前为止，美国每年维持着对埃及军队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尽管2006年到现在，美国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数额有所下降，但对埃及军方的援助项目上，外国军事财政项目的援助一直维持在13亿美元左右，国际部队教育与训练资金援助方面还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美国2011年财政年度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依然为13亿美元，维持了2010年的水平。<sup>③</sup>美国2010财政年度还提出，由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向国会提议通过外国财政资金向埃及出售两笔军火，其中包括2010年7月2日向埃及出售价值7700万美元的40套AMOUN防控转换器，以支持埃及SPARROW发射/照明系统的更新换代。<sup>④</sup>

通过对埃及军方的援助，美国使埃及军方的行为大大受制于美国。在“一·二五”革命过程中，来自美国的压力也是造成军方保持克制的重要原因。当埃及军方介入后，美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在一天之内至少六次致电埃及军方，要求军队不能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sup>⑤</sup>奥巴马也向军方施压，称美国与埃及未来的关系取决于埃方对人权的尊重，尤其是应避免流血冲突。由此可见，美国有能力通过军方制约穆兄会。

---

① 王联：《试析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的成立》，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第58页。

② Jeremy M.Sharp, *Egypt: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February 11, 2011, p.9.

③ Jeremy M.Sharp, *U.S. Foreign Assistance to the Middle East: Historical Background, Recent Trends and the FY2011 Request*,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ne15, 2010, pp.4-5.

④ Jeremy M.Sharp, *Egypt: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February 11, 2011, p.30.

⑤ Josh Rogin, Gates and Mull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Egyptian Military, February 11,2011, [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2/11/gates\\_and\\_mullen\\_in\\_close\\_contact\\_with\\_Egyptian\\_military](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2/11/gates_and_mullen_in_close_contact_with_Egyptian_military).

穆巴拉克下台后，美国逐步改变了对穆兄会的态度，其改变是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革命后埃及局势的混乱使美国行动出现困境。美国在担心伊斯兰势力上台有损其在中东地区利益的同时，还希望拥有中东民主推动者的美名，不断催促军队加快民主改革、还政于民；二是穆兄会在革命后的强势发展使美国认识到，穆兄会已是埃及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美不得不考虑改善同穆兄会的关系；三是穆兄会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也成为促使美国调整对穆兄会态度的重要因素。因为在历次阿以冲突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偏袒以及美国对阿拉伯事务的干预，都遭到穆兄会的强烈反对。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穆兄会都谴责了美国的侵略行为，并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在“一·二五”革命后，穆兄会几乎没有发表言辞激烈的反美言论，甚至呼吁美国要在埃及的民主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穆兄会这次对美国态度的转变可视为它希望掌握埃及政权的标志，因为在埃及这样的国家，没有美国的支持，掌握国家政权是十分困难的。

穆兄会对美国态度的变化得到了美国的回应。2011年2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如果穆兄会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美国将表示欢迎，但之后美国对穆兄会的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2011年6月30日，希拉里称与穆兄会以及其他和平政党接触将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从而一改往日对穆兄会的态度，积极为美国与穆兄会接触做舆论准备。2011年7月22日，美国近东事务部助理国务卿杰弗里·福尔特曼称，只要穆兄会尊重民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力和人权，美国将会同穆兄会进行合作。<sup>①</sup>

虽然美国民主党政府有意同穆兄会改善关系，但更为保守的共和党仍然对穆兄会持怀疑态度。在8月15日到以色列访问并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坎特称，对于穆兄会可能赢得下次议会选举，美国“非常关切”<sup>②</sup>。鉴于目前共和党控制着众议院，掌握着美国的财政大权，共和党对穆兄会的怀疑态度无疑增加了美国对穆兄会态度上的模糊性。虽然美国民主党政府对穆兄会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但由于共和党的怀疑态度，美国今后对穆兄会的政策仍不明朗。而且鉴于美国历来在中东地区价值至上的实用主义原则，它在穆兄会日后政治发展中仍将是制约穆兄会的重要因素。

---

① IkhwanWeb .US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US Diplomat, July 22,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trical.php?id=28859>.

② IkhwanWeb. FJP Rejects Statements by US Congressman Warning of Muslim brotherhood Victory, August 28,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947>.

### 三、穆斯林兄弟会的理想模式及其政治发展

在伊斯兰世界，伊朗的神权共和体制和土耳其的世俗国家模式均对其他国家的政治改革者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由于伊斯兰教内不同教派的差别以及历史因素，穆兄会并不赞成伊朗模式。埃及革命中和革命后的种种迹象表明，穆兄会的理想模式似乎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模式。土耳其模式不仅符合穆兄会的利益，也能使穆兄会通过这一模式实现穆兄会、军方与美国的战略平衡。

虽然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也曾带给穆兄会巨大的精神鼓励，但伊朗的神权政治模式并非穆兄会的理想模式。伊斯兰革命在伊朗的成功，霍梅尼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使伊斯兰复兴运动达到了顶峰。伊斯兰革命在伊朗的成功，令在政治参与中备受压抑的穆兄会激动不已。伊朗革命成功后，时任穆兄会最高训导师的泰勒莫萨尼数次出访德黑兰，但很快穆兄会便与霍梅尼政权交恶。当卡特总统和萨达特总统向泰勒莫萨尼求助解决伊朗人质危机时，霍梅尼曾指责泰勒莫萨尼是美国的间谍，而泰勒莫萨尼则指责霍梅尼扣押人质是有罪的，不符合伊斯兰教义。<sup>①</sup>两伊战争爆发后，穆兄会与伊朗关系进一步恶化，穆兄会指责伊朗在穆斯林世界制造分裂并谴责霍梅尼与叙利亚阿萨德独裁政权过从甚密。2011 年 2 月 5 日埃及革命仍在进行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埃及的示威是伊斯兰的觉醒，是受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穆兄会英文网站总编辑哈立德·哈马兹马上出来澄清，说这次埃及革命是人民的革命，并没有任何伊斯兰因素，并称穆兄会拒绝响应哈梅内伊呼吁其劫持埃及民主的号召。<sup>②</sup>

伊朗神权共和政体不是穆兄会理想模式，因为穆兄会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不同的运动模式，其最根本的分歧在于：首先是教派差异。伊朗是政治伊斯兰，而埃及是社会伊斯兰。穆兄会追求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伊斯兰化，对埃及进行和平渐进的社会改造，而反对伊朗的暴力革命<sup>③</sup>；

---

① Walid M.Abdelnasser. Islam Organization in Egyp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of 1979:the Experian of the First Few Years, *Arab Studies Quarterly*,1997, Vol.19, No.1,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501/is\\_n2\\_v19/ai\\_20046832/pg\\_3/?tag=mantle\\_skin;content](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501/is_n2_v19/ai_20046832/pg_3/?tag=mantle_skin;content).

② IkhwanWeb. Egypt's Revolution Is A People's Revolution with No Islamic Agenda, February 5,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trical.php?id=27963>.

③ Asef Bayat, Revolution without Movement, Movement without Revolution: Comparing Islamic Activism in Iran and Egypt,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1998, Vol.40, No.1, p.158.

其次，穆兄会的领袖从班纳到巴迪耶都不像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那样是专门的教职人员，具有严格的教阶。穆兄会领袖多是有自己职业的社会知识分子；最后，穆兄会为了其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极力与伊朗划清界限。在埃及革命过程中，穆兄会称伊朗是意识形态上的专制独裁，而强调自身追求民主，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并为群众服务。<sup>①</sup>由此可见，穆斯林穆兄会的理想模式似乎更倾向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模式。该党自 2002 年以来连续三次在土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议会选举中占多数议席、单独组阁且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政党。埃尔多安不仅连任土耳其政府总理，该党另一位领导人阿卜杜拉·居尔也于 2008 年 8 月 28 日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第 11 任总统。正义与发展党将具有宗教色彩的政党成功地融合到了土耳其的世俗政治体制中，而且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了独立性，在积极推进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同时又敢于批评西方在中东的政策。如 2011 年 1 月 29 日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埃尔多安在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辩论中，因不满西方偏袒以色列的事实而愤然离场，使他在穆斯林世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穆兄会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就通过与土耳其各界人士的频频接触表达了对正义与发展党模式的向往。2011 年 2 月 27 日，穆兄会总训导师巴迪耶在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位具有伊斯兰政党背景的总理尼格姆·埃尔巴坎逝世后向其表示哀悼。3 月 3 日，巴迪耶受土耳其总统居尔的邀请到土耳其驻开罗大使馆，参加庆祝埃及人民革命成功的午宴。正发党在 2012 年 6 月 12 日再次赢得议会选举后，总训导师巴迪耶以及自由与公正党领导人穆萨和埃里安亲自到土耳其向正发党表示祝贺。随后，穆萨又会见了来自安卡拉战略思想研究所、奥斯曼哈兹大学以及开罗突厥学中心的亚辛·奥奇塔耶博士等土耳其学者，向他们介绍自由与公正党的现况及其与穆兄会的关系。

穆兄会希望在未来埃及政坛走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模式原因如下：首先，穆兄会几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的世俗化是其接受土耳其正发党为理想模式的根本原因。现在的穆兄会注重创制，能根据环境的不断变化通过创制使自身与新环境相适应，例如穆兄会通过创制认为，政党政治以及西方议会制度在当今符合沙里亚法对民主的规定。在发展过程中，穆兄会对妇女和科普特人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与 2007 年穆兄会在政治纲领中对待妇女和科普特人的论调相比，目前穆兄会对埃及社会中这些弱势群体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而穆兄会世俗化最明显

---

<sup>①</sup> Paul Woodward. Muslim Brotherhood Rejects Khomeini's Attempt to Hijack the Revolution, February 9,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trical.php?id=27984>.

的标志是其政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将弃用“伊斯兰是出路”这一自班纳时就使用的标志性口号，而改用更突出其政党名称的“自由是出路，公正是适用”的口号。<sup>①</sup>其次，穆兄会向往土耳其模式无疑也是其政治发展中受到埃及军方和美国制约的结果。武装部队最高军事委员会在接管政权后不断发出信号，表达了在还政于民后继续在政治生活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意愿，称希望担任埃及世俗政治的保卫者。<sup>②</sup>这种方案，既可以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又可以确保军队继续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美国无疑也希望埃及走上世俗的亲美道路，如果埃及走上土耳其式的政治发展轨道，一方面可以保障埃及不会出现军人专政的局面，美国也可以继续在埃及推进民主，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另一方面，穆兄会在与世俗性势力的合作中相互牵制可以使其政策更为温和。鉴于穆兄会目前的强势发展势头，不断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军队也并没对它进行压制，穆兄会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联合其他政党成为议会多数应该不成问题。但穆兄会能否取得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式的成功，不仅涉及到如何调节自身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关系，制定出有包容性的政策框架，还要看穆兄会、军方势力与美国的三角互动是否能不断推动形势朝着有利于穆兄会的方向发展。

#### 四、结语

“一·二五”革命的爆发及穆巴拉克下台无疑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凭借着伊斯兰教这根联接穆兄会与埃及民众的重要纽带以及自身组织的强大，穆兄会成为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最大赢家，促成了穆兄会合法政党——自由与公正党的成立。不过，穆兄会在其政党成立的同时也发生了分裂，虽然此次分裂并没有危及整个组织，但也说明在埃及动乱的大环境下，穆兄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穆兄会在今后的发展中还会受到诸多制约因素，其中最大的牵制力来自于埃及军方和美国。军队长期以来作为埃及世俗政权的支持者和坚定盟友，在埃及有很高的地位和实力，且在“一·二五”革命后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它与穆兄会的政治博弈已经开始。而美国则在“一·二五”革命后失去了中东最为重要的盟友穆巴拉克，它势必不希望在意识形态上和

---

① Ikhwan Web. FJP Abandons the Motto “Islam Is the Solution”, May 20,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8604>.

② Fatima Zidan, WP: Egyptian Army Prefers Turkish Model, but Will Not Impose It, July 20, 2011, <http://www.ikhwanweb.com/atrical.php?id=28850>.

美国长期对立的穆兄会主导埃及今后政治发展，而是希望埃及政局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再加上美国作为埃及军方的长期支持者，它在今后很有可能通过军方压制穆兄会的发展。从穆兄会自身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它不会遵循伊朗的神权政治模式，而在很大程度上对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这个具有伊斯兰因素的世俗政权模式抱有很大的兴趣。穆兄会走上这条道路，在确保自己在埃及执政成功的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埃及军方以及美国的利益，从而最大程度地为自己日后发展消除障碍。虽然目前穆兄会在埃及执政成功的胜算很大，但穆兄会是否会取得成功，还要看它今后怎样调节自身宗教性和世俗性的关系以及能否推动局势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January, 25th”**

**YANG Shu & WAN Cheng**

**Abstract**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January, 25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presented itself with two main trends: firstly, the Brotherhood had to establish a party on a legal basis to give an expression to their will of a strong development; secondly, the liberal fac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Brotherhood wanted to separate from the actual Brotherhoo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rough means of a review of the new tendencies of the Brotherhood after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all kinds of factors and patterns of thei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ir development tendency.

**Key Words**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Arab Turmoil;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the “Revolution of January, 25th”

（责任编辑：李 意）